

祸起萧墙

叶丹 祝鸿生 编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祸起萧墙

叶丹 祝鸿生 编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6 北京

祸起萧墙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 5/8

插页：2 字数：60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38 定价：0.34元

序

拂晓之前，浓雾弥漫。

两只猫眼似的车灯透过浓雾，直视着观众，由远而近。

这是一辆北京吉普。开车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，满脸胡须似乎长久没有刮过了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得非常疲惫，包含着忧虑和愤懑。车里再没有别人。

雾越来越浓，汉子拼命按着喇叭……

汉子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想不到啊，真是想不到！竟会发生这样的事？”

法庭。

高高的法案后面，审判长和陪审员、公诉人、辩护人等正在依次就坐。

下面，旁听席上，早已经坐满了人，气氛严肃。从容颜和服饰来看，绝大多数都是机关干部，可能有些人还是相当负责的干部。

在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楼前面，一阵急刹车声，我们见过的那辆吉普停了下来。开车的汉子急忙跳下车，直奔大厅而去。

在进口处，法警把他拦住了。

他愣了一下，连忙掏出旁听证。

法警接过来看了看。

法警点头请他进去。

傅连山正在费力地寻找座位时，突然听见有人小声地唤道：“老傅，到这儿来！”

“李局长！”傅连山回过头去叫了一声，随即在那人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省委领导也来了！”李局长告诉傅连山，言下不胜感慨地，“这样的事……”

李局长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审判长大声地宣布：“被告人梁友汉到庭！”

全场肃静。

傅连山不由地战栗了一下，他和大家一样，目光一齐向大厅的入口处望去。

只见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在法警的带领下步入大厅，他目光沉静，神情自若。

“老梁！”傅连山痛苦地唤了一声。

坐在他身旁的李局长急忙握住他的手，轻声而严厉

地：“老傅，镇静！”

这时，审判长正在查明被告人的身份：“被告人，你叫梁友汉吗？”

梁友汉：“是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四十四岁。”

“职务？”

“佳津地区电业局总工程师。”

听到这里，傅连山再也支持不住。他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，公诉人的起诉词在他的耳鼓里变得越来越微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他自己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也许，应该从半年前的春天说起……”

随着傅连山的画外音，缓缓推出片名和演职员表。

衬景是一座刚刚建成的大型水电站。水电站两旁的山坡上，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；碧波万顷的水库里，白鹭鸟翩翩起舞。傅连山伫立在坝顶上，极目远眺，无限眷恋这块洒过汗水的地方。他的妻子方贞园已经坐进了吉普车，送别的战友们也在车旁等着他，他不得不走了，亲切的握手，热烈的拥抱，一片“再见”的呼喊声……方贞园已经哭了起来，傅连山也热泪盈眶。

画外音在继续：

“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日子啊！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，党的三中全会开过了！彻底清算了左倾路线，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！公报发表之后，全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潮，大家都感到我们党有希望了！中国有希望了！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刚刚建成的水电站回到省电业局的。”

—

傍晚。省电业局大院。副总工程师梁友汉腋下夹着饭碗，手上却翻着一本杂志，慢慢悠悠地走出办公大楼，到食堂去打饭。

突然，他背后传来了一阵自行车的铃声。

梁友汉没有回过头去，只是往路边让了让，继续向前走。

铃声仍旧不断，梁友汉回头一看，自行车的前轮眼看就要顶到他的腿上了，他慌了手脚，身子一歪，不由自主地倒在长青树的路篱上。

梁友汉很火，正要发作，却愣住了：“老傅，是你！”

傅连山下车了，摸着络腮胡子，戏谑地说：“怎么样？这下把你那不紧不慢的秀才脾气吓跑了吧！”

老友重逢，梁友汉心里很高兴，但嘴上却嗔怪说：“本性难移，你总是喜欢把人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！”

“搞四化嘛，还能象你这样迈方步！”傅连山回答说。

梁友汉苦笑地摇摇头：“我倒是想走得快一点，可有劲儿没处使啊，今天调度上又出了个大事故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傅连山急问。

“还不是老问题。下边地区电力公司不听调度，拼命超载。”梁友汉牢骚满腹地说。

傅连山皱了皱眉头：“是该解决的时候了！”

“听说水电站已经完工了，现在该回来做你的副局长了吧？”梁友汉问。

“什么长不长的。”傅连山摇摇头，“我还不老，不想坐在机关里等退休！”他拍了拍后座说：“老伙计，坐上来吧！”

梁友汉亮了亮饭盒说：“我还没有……”

“饿不着你！”傅连山说，“我有大事要跟你谈！不过，这可是有保密等级的！”

“大概是第九级吧！”梁友汉精通傅连山的这类俏皮话，挖苦地说：“不是七八九的九，是六十度大曲酒！”

傅连山哈哈大笑，果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来，在梁友汉眼前晃了晃说：“让你猜着了。走吧！”

二

省委招待所楼下的一个房间。

傅连山和梁友汉面对面坐在饭桌跟前，几杯酒下肚，傅连山的脸上红得象涂了油彩似的！梁友汉翻阅完一篇手稿，兴奋地说：“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可以说是击中了我们电业部门的要害！”

“你给提点意见嘛！”傅连山说，“你也知道，我这个拿惯钳子的手，拿笔杆子还真吃力呢！”

“文字也许还值得推敲。”梁友汉说，“内容是完全正确的。老傅，要是真能象你的文章里说的那样，把各个专区的电力班子统一起来，充分发挥业务职能部门的作用，这对改善我省的电力供应太有利啦！不过，上头到底有没有决心呢？”

“不是决心，是决定！”傅连山微笑地说，“李局长把我这篇文章送到省委，第一书记看了，表示支持，还说要带到北京去给什么人看呢！老伙计，管理体制要彻底改革啦！”

“这可是兜着神龛掀菩萨，动在根子上了！”梁友汉非常激动，“不过……是不是快了点？”

“你呀，不动嫌慢，动了又嫌太快了，真是十足的书呆子！”傅连山友好地嘲笑说。

“我是担心各个地区会怎么理解？”梁友汉说。

“省委都同意啦，地区还能怎么样？”傅连山不以为然。

傅连山的妻子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炒菜进来，她年近

五十，生得纤细文弱。

“炒子鸡！”梁友汉接过盘子叫道，“方大姐，把你带来的鸡都吃光啦！”

“吃光了好！”方贞园说，“我本来也不想带，老邻居们拼命往车上塞。再说，招待所也不让养鸡！”

“会分配给你们房子的！”梁友汉说。

“用不着啦！”傅连山突然说，“我已经申请到地区去，很可能就是佳津，听说那里有几套电力班子很乱！”

梁友汉很吃惊：“你……”

“我不去！”方贞园气呼呼地说，“跟你在山沟里转了二十多年，打土匪，盖电站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到省里，还不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几天好日子！”

“好，不谈这个！”傅连山负疚地说，“你也够辛苦的啦，弄了个百鸡宴，坐下吃吧！”

“天生劳碌命！”方贞园仍旧气不平地，“都快六十的人啦，还以为自己是小伙子呢！”

“嫌我老了是不是？”傅连山跟她打哈哈。

“没正经的！”方贞园瞪他一眼。

“她不去，咱们俩去！”傅连山对梁友汉说，“李局长已经同意啦！”

梁友汉目瞪口呆。

“你不该拉老梁去！”方贞园打抱不平地说，“他该

是结婚的时候了，总不能打光棍一辈子！”

“结婚吗？”傅连山乐呵呵地说，“佳津是个出美女的地方。梁工，这事我包了！”

梁友汉是个面皮特别薄的人，被他们夫妻俩说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梁工，别去！”方贞园很认真地说，“谁跟上他都要倒霉的！”

傅连山哈哈大笑：“梁工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去，还是不去？”

梁友汉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地说：“让我想想！”

三

天刚破晓。一辆面包车停在省电业局大院里。傅连山把行李堆整齐，从车上跳下来，对梁友汉和随行人员说：

“有晕车的没有？每人给你一张药膏，贴在肚脐眼上，包灵！”

大家笑着，有的接过去，有的拒绝了。

李局长匆匆赶来。

傅连山迎上前去：“跟你说好了不要送，怎么又来了！”

李局长和众人打过招呼，立即将傅连山拉到一旁，给他看一份公文。

傅连山接过看了看，吃惊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佳津地区

电业局已经成立啦?!”

“是啊!”李局长苦笑着说:“也许是误会。省委文件说得很清楚嘛!今后地区的电力部门统统归省里领导,行政业务干部统统由省里委派。他们倒好,居然自说自话先成立起来了!先斩后奏,这叫我们怎么办?”

“我看我们还是去,向他们讲清楚。”傅连山想了想说。

“也好,”李局长说,“有什么情况,随时打电话联系!”

傅连山点点头。

四

面包车在山区公路上行驶着。

路面不平,车颠得厉害,天气又热,大家昏昏欲睡。只有傅连山还在想心事,显然,佳津的那份公文在他心上投下了阴影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面包车“嘎”的一声停了下来,睡觉的人都被惊醒了。

“到了吗?”梁友汉揉了揉眼睛问道。

“早着呢!”傅连山说,“有人搭车。”

车门开了,上来一位年轻的妇女,容貌秀丽,服装雅致,手里提着一个旅行包。她向司机说了声“谢谢!”随即在后边找了个空位子坐下。

面包车又开动了。

车上上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同志，气氛就不同了，没有人再睡觉，大家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。

他们中最年轻的小吴问道：“是去佳津吗？”

那位女同志点点头。

“探亲还是工作？”小吴又问。

“工作。”那位女同志回答。

“什么单位？”小吴再问。

傅连山觉得小吴太饶舌了，回过头去示意制止。但是那位女同志的回答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

“供电公司。”她说。

“天呐，我们还是同行！”小吴首先叫起来。

“你们是……”那位女同志也有些吃惊。

“我们是省电业局的，正要到你们单位去！”小吴高兴地告诉她。

她听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，只是抬头把大家瞄了一眼，脸上现出冷淡的表情，随即低下头去，打开旅行包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，兀自看了起来。

“听说你们那儿已经成立地区电业局啦？”傅连山问道。

“大概是吧！”对方冷冷地说。

“你是在哪个部门工作呢？”傅连山又问。

“五官科。”她回答。

这回轮到傅连山吃惊了：“你们的单位这么大？还有职工医院？”

那位女同志笑而不答，低着头看书。

梁友汉朝她瞥去，那位女同志发觉了，赶紧把书拿得高一点，挡住了梁友汉的视线。这样一来，却使梁友汉看清了封皮上的书名——《家庭日用大全》。

梁友汉皱了皱眉头，不屑地转过身去。

车厢里变得沉闷起来，仿佛传染病似的，一个人打起哈欠，其他的人也都跟着打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？佳津的女同志很漂亮吧！”傅连山轻声地向梁友汉开着只有他们俩能懂的玩笑。

梁友汉耸耸肩：“是啊，太漂亮了！”

五

地委大院的一间会客室。清一色的紫檀木国漆家具，古色古香。从窗子里望出去，也都是老式平房，雕梁画栋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可以猜想这原本是封建时代的衙门或者公馆。

墙上的电钟已经指着十点半。梁友汉把一张本地的报纸不知读了多少遍，连寻人启事也没有放过，仍不见主人进来，他可真是有点沉不住气了，站起来说：“比见部长还难！”

“人家本来就是部长嘛！”傅连山倒还沉得住气，“地

委书记相当于满清的道台，组织部长该是个几品官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梁友汉没好气地说。

这时，从门外传来一个很粗的声音，象是在训人：

“怎么？昨天晚上就来啦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，不理他！”

会客室的门开着，不但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，连那位干部的气派也一目了然。这个人五短身材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精明强干的外表。另外一个身材比他高，但地位显然比他低很多的干部慌忙伏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，还用手朝这间屋子指了指。

傅连山和梁友汉彼此对视了一下：情况不妙！

正在这时候，那位五短身材的干部大步走了进来，后边跟着身材比他高的那个人，

“这是我们组织部的曾部长，他们两位就是省电业局的傅连山和梁友汉同志！”那位高身材的干部很得体地介绍着，说完走了出去。

彼此握过手以后，傅连山递上介绍信，曾部长无暇看内容，一眼就逮住了底下的公章：“省电业局！这就怪了！派干部来怎么没有省委组织部的调令？省电业局跟我们是平行单位嘛！”

傅连山耐心地：“省里不是发了通知吗？我们是先来联系的，正式关系随后就到！”

曾部长沉吟片刻，把介绍信折起来说：“对，收到通

知后，地委就采取了行动。现在，地区电业局已经成立起来了，干部名单也已经报到你们省局，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要指导的？”

“省里的通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”傅连山耐心地向他解释，“地区电业局要由省局直接领导。因此，这个机构怎样成立，也要由省局和地委协商解决。省局的人还没有到，你们怎么就成立了呢！”

“知道，知道！”曾部长摇头晃脑，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“搞四化嘛，都是权力下放，你们却要往上收，岂不是怪事！我看，这种做法值得研究哟！”

“曾部长！”梁友汉插嘴说，“您说的不对。专业对口，正是把权力往企业里放嘛。照您的意见，如果一条大铁路，经过哪一个县，哪一个县都要干涉它的业务，那不是乱了套嘛！电的情况也是如此，这是有利于搞四化建设的，希望地委谅解。”

“我们这里还没有铁路。”曾部长语不塞气不急地说，“也管不了那么多！成立地区电业局，是地委决定的。我们组织部门一切听地委的。你们有意见，找书记去！我们只管执行！”

曾部长说完站起来，一副送客的面孔。

傅连山和梁友汉也只得站起来。

“那就请你替我们向郭书记说一声吧，我们要见他！”傅连山有点火。

“可以嘛！”曾部长冷冷地回答。

六

地委书记办公室。傅连山和梁友汉闷声不响地坐在一张长沙发上，目光注视着姓郭的代理第一书记。这位郭书记威严地走来走去，肝火很旺地说：“这算什么嘛！省里这些局也太自高自大了嘛！嗯？我们也是一级党的机构吗？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！”

傅连山和梁友汉象两个挨训的学生，内心不服，却又不敢还嘴。

“我不是说你们两位罗！”郭书记换成比较缓和的口气说，并且诉起苦来，“如今地方工作不好搞啊！上边有些人就是点子太多，什么按经济规律办事罗，这个要改革那个要整顿罗！难道我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，都白搞了，非要别人教训我们！”

傅连山和梁友汉听出弦外有音，彼此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下。

郭书记发泄完了，点了一支烟，又变得很亲切了。

“你们住在哪儿啦？”郭书记问。

“第一招待所。”傅连山告诉他。

“还是二招清静点，叫他们安排你们到二招去吧！”郭书记说。

“不用了，一招也蛮好！”傅连山回答。